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製

郈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羣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㫖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眞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垂世 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煙華起香界之自遠巍巍乎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揔繁形類聚鑒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illegible]卷一 [illegible] 郎 [illegible]

啓運偶昌時潤五層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鄣凝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合靈悟而蒙福藏教欽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關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開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麼螢爝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繼作聖教序

眞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製

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玄厚載初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既彰

[illegible] 序 [illegible]

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
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
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眞詮流於中
夏洞貫千古眞實之理無以窮囊括
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
五蘊皆空現乃眞容則一毫圓滿廣
大之教豈能紀述者哉伏覩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法性周圓
仁慈普化蠻貊則萬邦輻湊躋烝
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
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
設方便以救沈淪知法界之恢宏行
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守校彼眞
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
胥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瑱函龍
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玆匊仰歎由
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眞正
之言顯祕密精研之義讚相相乎實
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
金像之教同規矩朕纘嗣
丕構恭臨寶圖常翼翼而撫兆民每
兢兢而守
先訓以至釋典尤未精詳諒其幽深

曷能抒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章
懇切致意專勤以
先皇帝大闡眞風高傳佛言興前王
之墜典振覺路之頹綱欲摧
天造之功庸用廣
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纔聖教焉自
聖考上僊追號罔息政事之外何暇
經心今已禫除思臻微奥雖幼承慈
誨忝夙乏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涯
莫造乎空門之閫域略敷大意以徇
輿情跡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箠豈
能量昊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
者焉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賜紫沙門臣惟淨等奉　詔譯

如是隨聞尊者大迦葉已趣圓常尊
者阿難具大威德有大智慧與尊者
舍利子等無有異悲心如佛普攝一
切能於國城聚落方處隨彼彼處以
勝方便調伏化度一切衆生乃至後
時廣爲教化俱胝百千諸衆生故宣
說正法而雨甘露灌注心頂周徧廣
嚴大城菴羅樹園皆作利樂

是時王舍大城有一商主其名曰照
居處城中財寶富饒眷屬熾盛其廣
其大攝聚增多與毗沙門天王等無
有異以富盛故娶於上族相與嬉戲
遊止娛樂久無嗣息長者眷屬心懷
渴慕極生憂惱
是時忉利天中有一天子具福威德
天報將盡五衰相現然其樂欲觀佛
出世乃至涅槃莊嚴等事求於人中
相續受生
尒時帝釋天主觀彼天子將其謝滅
樂欲觀佛莊嚴等事欲於人中相續
受生知已乃謂彼天子言汝若樂欲
人中生者汝今應知王舍城中有一
商主其名曰照而彼妻室堪汝托陰
天子荅言我昔曾聞彼商主者於佛
法中而無淨信帝釋復言仁者今當
如我所作我能令彼日照商主於佛
法中深生淨信天子白言如天主語
唯然受教若彼商主與其妻室乃至
盡壽歸依三寶我當從命托彼陰中
是時帝釋天主從天中隱即於王舍
大城日照商主舍中處空而住以其

帝釋天主色相威神周帀是舍有微
妙光而為照耀
時日照商主見是微妙光明照已深
生奇異舉熙怡目周徧四方審諦觀
察乃見帝釋天主勝相即時頭面礼
奉雙足作是白言天主我於今日快
得善利汝天聖尊降于小舍當何教
令吉祥勝事何所成辦天主答言商
主知汝無子汝若希求有子息者汝
與妻室從今已往乃至盡壽應發淨
心歸依三寶當生貴子是時日照商
主聞是語已心意泰然踊躍歡喜作
是白言天主我等今者如尊教令從
今已往乃至盡壽同已妻室皆發淨
心歸依三寶
尒時帝釋天主為其日照商主及彼
妻室開發淨信歸依三寶已即於王
舍城中隱而不現還復忉利天中彼
天子宮現住其前為彼天子一一廣
宣如上事相乃至其後而彼天子於
彼天中謝滅天報即於王舍城中日
照商主之妻托陰胎藏聖子入胎奇
相斯現時商主妻身中自然具有最

上色相威光悅意香風時來吹觸是
時國城賢女之家昔生智者復有五
種獨異之相何等爲五一者能知人
所愛樂二者能知人不愛樂三者知
時四者能知時中微細五者能知入
胎藏事入胎藏事者謂入胎時能知
所生是男是女若是男者於胎藏中
依右而住若是女者於胎藏中依左
而住是時其妻心生歡喜謂夫主言
君應當知我觀于今所懷聖子胎藏
分位漸增成長依右而住其後當生
決定是男夫主聞已加復欣悅時商
主妻其身輕舉乃舒右臂即作是言
我久時中希求子息願見子面今所
懷子若生未生我今宜應營作福事
即召主執聚以珍財隨力行施令我
種族久住昌盛何以故我於前世若
少若多隨行布施作福事已於今生
中施名不墜示復生生隨逐不失
尒時商主之妻胎藏漸成預知其相
處于高閣安隱之所善養護之寒即
隨寒而妙音養熱即隨熱而妙音養
方藥攝治飲食順度苦醋甘辛鹹淡

之味悉無過極六味調勻離諸僁失
復以瓔珞莊嚴其身猶如天女而常
遊戲歡喜園中若座若床高低隨易
或履地時無諸硬澀亦不少閙不悅
意肯乃至其後胎中分位成熟圓滿
或滿八月或滿九月生一童子色相
殊麗人所樂觀端正嚴好支體成滿
身有金色光相艷赫諸分具足悅目
適心衆共瞻覩金黃色衣自然覆體
旃檀香風徧觸其身口中復出優鉢
花香童子生時長者舍中又復雨衆
妙衣所雨之衣皆悉金色迦尼迦花
繽紛而墜現如是等希有瑞相廣大
圓成
是時日照商主與其妻室并諸眷屬
見是事已咸生驚異于時商主即出
其舍往於門側自外而觀愈增欣躍
見是相已乃作是念童子誕生誠多
增長心生最上最極歡喜還入舍中
乃至其後見是童子色相殊麗端正
嚴好踴躍歡喜說伽陀曰
快哉我今得善利　快哉意願已圓成
福藏德子今日生　是故我心大歡喜

說伽陀已以歡喜故復出家中殊妙
衣服普施沙門及婆羅門孤露貧者
宗里親屬以營福事
尒時童子生後已經二十一日廣爲
修營衆福事已親族共議宜當立名
有親者言今此童子身有金色艷赫
光明諸親今當爲此童子立名金色
衆議已定于是乃名金色童子
是時商主即爲金色童子選八女人
命爲其母二爲養育二爲洗濯二爲
乳哺二爲戲翫由是速疾長養成立
如淨蓮花淤泥中出漸當教習童子
藝能若書若算及諸事業一爲安布
書算印記二爲安布諸所用具三布
衣服四安布馬五布車轝六布珍寶
七布童男八布童女如是八種廣安
布已悉令觀驗其所好而後童子
藝業成立語言明利信心清淨志意
賢善自利利他具大威德善修悲行
成就法欲愛念衆生智慧明了善解
文論如是童子功業圓備商主尒時
作是思惟今此童子福威德力衣服
財寶一切圓具然我不知此福威德

其何所國豈非以我歸依三寶勝感 金童子經卷上 第十張 丌
力故此子誕生獲是勝福其後商主
於佛法中轉生淨信依時如應作諸
佛事
尒時王舍城中有一商主名曰離垢
經從大海獲利圓成安隱而還爲佛
世尊及千二百五十苾芻眷屬普徧
清淨飯供已訖一一苾芻復以三衣
而爲布施于是離垢商主淨信之名
充徧世間咸讚是言今此商主善爲
商導涉渡大海果利無虛而能於佛
法中廣作勝事
時日照商主聞是言已顧相習數乃
起是念我若同此涉渡大海無難還
者願我當以佛諸聲聞弟子之衆乃
至徧往此閻浮提以佛教勑聚爲一
會我當悉以上妙飲食徧供給已復
於一一苾芻各以上妙三衣周行給
施作是念已具以上事告語其妻妻
即荅言夫主若能有其勢用隨汝所
願必能成辦
是時日照商主即於王舍城中三復
振鈴徧誓告已乃與五百商人眷屬

登涉大海既已得渡安趣彼方時佛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十二 第十張
世尊已入涅槃其後復聞尊者大迦
葉亦入涅槃乃至後時金色童子於
竹林精舍聞一苾芻誦無常偈曰

若晝若夜中　或行或復住
如大河迅流　念念無停止
寢宿過是夜　壽命隨減少
猶如少水魚　斯何有其樂
此色相衰朽　病集即破壞
如羊被殺時　命去死不久
此身非久住　地等六大成
譬如曠野居　無門無關閉
此身何所樂　穢惡衆盈流
病苦所縈纏　老死常驚怖
今此穢惡身　病集即離散
得勝寂靜時　乃最上安樂

是時金色童子聞是偈已於生死中
極生厭離欣樂涅槃廣多讚歎即時
礼奉彼苾芻已乃發問言向聞聖者
所誦偈句云何語耶苾芻答言汝今
當知此是佛語童子聞已於佛法中
益生淨信乃發諦誠樂欲出家轉復
肅恭於苾芻前再伸拜奉白言聖者

我今樂欲清淨出家惟願聖者悲愍
攝受令得出家苾芻答言汝欲出家
父母聽不童子答言未承其命苾芻
告言汝今宜應往白父母若其聽許
乃可出家童子復言如尊所教是時
金色童子深厭生死極大怖畏志樂
出家即還自舍詣其母所拜奉雙足
前白母言願母知我我今樂欲清淨
出家於佛法中修正法律惟垂聽許
母聞言已悚然驚懼擗膝傷歎謂其
子言唯汝一子我所愛念如其意樂
百種依隨云何汝今捨我出家子白
母言母今當知諸有恩愛決定離散
願母于今聽我出家修正法律母聞
言已逼惱之心轉復增極哽咽垂涕
復謂子言子今當知勿於我前三復
斯說無令熱血自口而流其母即時
乃自思忖若今如是畢竟不能止其
意樂宜設方便以解其心乃復謂言
童子汝父淨信於佛法中廣營勝事
已涉大海非久即還汝今宜應俟父
歸復父必有命聽汝出家
是時童子於母孝奉即自思惟我若

堅復啓言陳告必令我母極生逼惱
我宜從命佚又還家于是童子默然
受教
尒時金色童子以其色相嚴好殊麗
凡於四衢經遊出處衆共瞻覩觀者
無厭時童子母復作是念我子端嚴
色相殊麗衆所愛樂然我之子於世
間法深生厭背以是緣故心常懷疑
此子欲然捨我出家我今應當隨逐
防衛子若去之後當生苦
金色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所